

DOI: 10.3969/j.issn.1672-8874.2012.01.026

· 教学改革 ·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瓶颈”与改革

赵伟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北京 100048)

[摘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之学”和“为人之学”，但其传统的的教育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哲学批判前导的功能和对人的关注，教材建设也未能跟上时代步伐。本文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理念和教材体系，提出下面两项改革措施：一是大力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人性光辉与批判前导的维度；二是在教材体系上，实现各部分内容的创造性重组，并采用史、论、著、比、实有机结合的方式，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体系。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瓶颈”；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12)01-0087-05

The Bottleneck and Reforms of the Educ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ZHAO Wei

(Politics and Law College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100048, China)

Abstract: Marxist philosophy is "the study of wisdom" and "the study of behaviour."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of Marxist philosophy neglects the guiding and critical function of philosophy and the solicitude for ma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don't keep pace with the tim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ncepts of education and the teaching system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the two reform measures are proposed: First, demonstrate the human brilliance and the guiding and critical function in the educ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Second, reorganize and enrich the teaching materials.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the bottleneck of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form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处于“显学”地位，各种研究解读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作为当今根本的素质教育亦是开展得如火如荼，这不仅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更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培养的最重要的方式。加强和改革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以使之更好地体现时代的气息，更加有效地培养和训练人的思维能力，提高人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人的思维活动的独创性，激发人们的创造欲望，是一项至关重要且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前提与基础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改革并不是一个新课题，迄今为止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对此开展了深刻且非常有益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需要我們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教学改革的成功都必定是与其所属科目的本质特性相契合的，忽视课程本身特点而一味追求所谓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课程设置等方面的改革，无异于舍本逐末，事倍功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

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特质为前提与基础，在顺应这些特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构建真实有效的教学改革。关于这一点，孙正聿先生曾作出过相当精辟的概括。他认为，哲学是“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和“逻辑的展开性”的统一。首先，“向上的兼容性”，是人类认识史的积淀、结晶和升华，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这就是说，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与哲学史是密不可分的，离开“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哲学就会失去它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就会失去它的至为重要的“历史感”。其次，“时代的容涵性”，是指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理论的力量，在于它以理论的方式去把握现实，使人们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达到对现实的全面反映、深层透视、理性解释、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再次，“逻辑的展开性”，表现为哲学范畴的逻辑体系。用列宁的话说，概念、范畴是人类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哲学理论的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都只能是实现在它的逻辑化的概念展开过程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理论的力量，就在于这是一种理论

[收稿日期] 2010-11-25

[作者简介] 赵伟(1982-),男,河北张家口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的逻辑力量、说服力量、征服力量。^[1]当然,这段话是针对一切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体现出上述一般特点外,更“熔铸着人类的理想、信念、情操和教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则熔铸着它的创始人及其后继者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深厚教养,因而具有一种气势恢宏、博大精深、睿智通达的理论境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最能“以理服人”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1]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充分体现、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这是取得教学改革攻坚战之胜利的根本前提与基础。

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瓶颈”

(一) 批判与前导性的丧失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是一套为现实做注脚的“辩护士”理论,而是指引人们超越现实、奔向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灯塔,但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未彻底摆脱简单、粗浅地为“政治”服务、为决策寻找理论依据的角色,很难看到哲学独特的滋养主体、反思现实的批判功能,无处寻觅它对于现实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前导性理念,哲学日益成为“描红”现实的静态话语系统。上述束缚投射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便是本为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人文教育被活生生“抽空”为纯时政性的苍白的政治道德说教,这样的教育根本无法内化为学生的品德素养,学生也无法从中获得科学实证与人文思辨的素质训练。由此看来,相当多的学生对本门课程表现得厌恶与冷漠也不足为奇了。

(二) “人”的隐遁

纵观马克思伟大一生的研究历程,无论是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人”都是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一切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即使在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要内容的《资本论》中,我们也同样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同样,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断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对人之彻底解放的美好未来的殷切期盼。然而遗憾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我们过分关注了物质世界及其发展,强调物质是世界万物的基石的论断(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认识是对物质存在的反应,社会历史是受物质生产方式支配的)。虽然这样的哲学体系也讲“人”,但这里的“人”只是物质运动的一个环节,整个人类历史也只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已,缺少对人及其能动性的基本关注,其中的“人”已被剥离为空空如也的符号,沦为表现历史自身发展的工具。应该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浸染着浓重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色彩,甚至让我们看到了黑格

尔的“理性的狡计”的身影。它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这些弊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上便表现为教材中映入学生眼帘的是满纸冰冷的逻辑与铁一般的法则,人的主体性、灵动性悄然隐遁,面对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教学,学生很难适应,更无从应用。

(三) 教材的陈旧

我国目前所使用的教材内容主要取自前苏联的教材,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虽然其间多次改动,但主体框架与主要观点并无多大变易。例如,四大板块结构——即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格局仍未完全突破。另外,大部分的教材没有反映理论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往往只是简单的“重复”劳动,这使它更像是陈旧材料与观点的集合,而很难显现出创新性、时代性与独特性。对此,一些学者认为,“前苏联教科书的哲学体系可以说只是部分地阐述了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原理(较多在唯物史观方面),总体上并未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全貌和特征;即使在当时也不能说代表了它的最高水平。其中不少内容是属于‘前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以前达到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做了思想准备)的理论成果或形态。”^[3]近年来,不少具有创新价值的教材新鲜出炉,其中吸收了一些新内容,但有些内容目前仍是有争议的,如以实践唯物主义取代实践观的提法^[4]这样陈旧的教材远远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教材呈现的理论与现实热点问题相距太远,大学生真正感兴趣的和平与发展的、人权问题、全球化问题、科技应用所产生的伦理道德的冲击问题等等,并未纳入到教学体系中来。试想,这样一套远离现实、束之高阁的理论如何能塑造身处瞬息万变的时代潮头的大学生以健全的人格?如何能培养他们宝贵的独创欲望与卓越的创新思维呢?

三、大力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人性光辉与批判前导的教学理念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重视对人的关怀

如上所述,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领域,从中我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过程中建立和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是人的生活世界,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回归人的生活世界。”^[5]同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一定要对人的存在、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和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给予充分地重视,实现哲学主题由“物质整体的世界”向“人的世界”的重大转变。将之称为“重大的转变”是毫不为过的,因为它涉及的绝不仅仅是研究的主题,其中更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对“人的世界”的重新关注,必然高扬了人的主体性维度,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这里的“人”已不是从前那个隶属于整体、依附于社会的工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是以实践作为其存在方式的创造自身历史与未来的充满自主力量的人。人的光辉的复

现,同时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体论由“物质”向“生成”的推移。所有这些转变,无疑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理念由僵化迟滞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使其恢复从前的生机与活力。另外,从现实的层面上看,研究主题的转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从单一政治或经济功能定位的观念转变到确立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培养健康、高尚人格相结合的观念上来;使其从单纯灌输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变到“以人为本”的观念上来;也使其从单一的教学为本的观念转变到确立“教”“学”相关、“教”“研”共进的观念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给予学生的不仅是知识与智慧,更有健全豁达的人生。这样的哲学才是“智慧之学”、“为人之学”,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是“育心之作”、“树人之作”。^[6]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凸现“批判与前导”的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里的革命性所指的不仅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也包含着对于我国现实社会的反思与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该与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现实,不断地超越现实,不能仅局限于对现实的注解论证。(一味用庸俗的实用观点和狭隘的政治观点来看待哲学的后果是严重的。长期偏重物质文明建设、令精神文明建设流于表面化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低效率。)批判功能的重现,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焕发新的生机,彻底摆脱本本主义的僵化教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努力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导性,积极主动地为现实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导向性理念,在宏观标向上指引现实社会的发展。这一新的转向可以消除哲学把握现实社会发展脉搏的滞后性,改变其长久以来的“注脚”形象,转而走在了浩浩历史之江水的潮头,如灯塔般照亮我们前方的征程。这样的哲学教育充满了青春的脉动,学生们又怎会不欣然接受呢?

四、创新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体系框架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之体系划分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四大部分,内容相对独立,相互之间的联系未被充分挖掘,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任务之一便是要重建这四大板块的内在联系,使之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实践这一范畴在马克思那里绝不不仅是指与认识相对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更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类把握自然界的手段。实践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近年来,不少教材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唯物观这一章的后面加入了实践观的内容,但这里仍然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物质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又如,唯物史观不仅仅是一个隶属于自然辩证法之一部分的自然历史过程,更是人创造历史、解放自身、描绘美好未来的过程。它是浸染着辩证法的、彰显着认识论光辉的开放性进程。再如辩证法,它不只体现为客观物质世界、人

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等领域的运动规律,更表现为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辩证运动,这样的思想愈发明晰地揭示出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只有深入探索上述闪光点,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体系熔铸成一个有机的系统。

为了使上述设想得以实现,同时也考虑到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知识体系也应随之进行分解和重新的排列组合,形成“树状”的知识结构体系。这种“树状”知识结构由“根知识”、“主干知识”和“枝知识”三部分构成。在学习中学生通过对每一章的深入研究首先找到贯穿于这一章中的基本原理作为知识“主干”,将构成这一基本原理的主要概念与范畴看作这一章的“根”,将每章中的其余知识视为本章的树状知识结构的“枝”,“枝”的意义取决于其依附的主干知识与根知识。主干知识遍布本章,而根知识则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每一章的知识体系中。“改革后的哲学原理教学新体系,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既具有深刻的理论性,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具有丰富的知识性;既体现出理论的魅力,又具有时代的感染力。”^[7]

五、提升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丰富内容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过分注重了原理的阐述,致使哲学教材沦为现成的结论、枯燥的条文与苍白的说教,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与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与丰富性。具体来讲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以史生论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对于哲学原理的编排基本上是共时性的,学生接受到的永远只是科学且固定的结论,冰冷又干巴巴的条文,至于这些结论是如何获得的?在这样的真理产生之前,理论创建者进行了怎样深邃而艰苦的思索?这中间又与自身的哪些旧痕迹进行了彻底地清算?(即马克思的伟大思想如何从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巢窠中涅槃重生)我们无从得知,似乎真理对于个人来说是早已给定的,只需尽力接受就万事大吉了。正是这样的做法令教材变得枯燥乏味,学生读来亦是味如嚼蜡,难免产生厌恶、恐惧的心理。因此,在教材中引入历时性维度势在必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蜕变而逐步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正是对这一生成的科学描绘。对于学生而言,只有充分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流变历程,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原理的真谛。例如“人的本质”一节,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应当引入马克思早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地活动的观点,使学生在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理论的嬗变中更精准、更全面地理解最终的结论。

(二) 凭著丰论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的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的科学归纳与概括,体现了原著的精华所在。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其一,教材不是原著,它始终只是中介,不是本原,它不能代替原著的学习;其二,由某一个体或群体所编撰的教材在全国或一定范围内普遍使用,只会使哲学教学变得单一、枯燥。”^[8]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一轮又一轮的归纳、概括、抽取极易导致对原著理解的简单教条乃至偏移曲解。前者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后者则无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本质。(如:对于“生产力”这一范畴的理解,马克思本人眼中的生产力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包括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等多个方面,但在传统教科书中,生产力却被曲解为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能力。)因而新教材中应加强原著与原理的结合,实现以原理带原著,以原著丰原理的崭新格局。这样师生才能共同面对伟大哲学家的思想,感受伟人思想的真实脉动。

(三) 借比彰论

这里的“比”有“比较”的意思,同时亦包括“借鉴”的含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应充分对比、借鉴中外优秀的思想成果,通过“扬弃”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首先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上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源于中国的,它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的相似性。历经几千年的锤炼而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威力是巨大的。它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天既是“活的规范”(延续着的传统),又是正在生成着的传统。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促进两者的有机结合,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重要手段。例如中国文化强调:“天、地、君、亲、师”,我们可以将之改为“天、地、国、亲、师”,这里改原来的“君”为现在的“国”很重要,“君”是一个具体的君主、政府,“君师合一”亦即政教合一,这容易产生集权,不利于民主的发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将其变为“国”字,则既保证了中国传统价值的有效延续性,又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观的结合。这里的“国”字既非政府,也非政体,而是“家园”,是 Country 而非 state。中国人经常用“家园”指乡土。“亲”不仅仅指父母,可以扩而广之。“师”也不只是指老师,还包括朋友等。再如中国儒士所强调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这些洋溢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儒家传统在精神意蕴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相一致的,应该实现二者的融合,以孕育和生发出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来,这也是新

的工业民族精神之所在。如果我们哲学教科书能够吸纳进这些东西,则哲学教学将会别开洞天,肯定会激发出学生的极大兴趣来。^[9]

其次我们再来关注国外、尤其是西方现代哲学。一直以来,教材对于西方现代哲学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排斥的,要么闭口不谈,要么简单冠之以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或不可知论之类的大帽子,不屑一顾。这样的态度不是平等,而是俯视,甚至是敌视。然而细细想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绝不是在温室中、在与致病因素隔绝的无菌室中产生与保持的。相反,它是在各种思潮的冲击、辩论、打磨中显露其金子般的光辉的,打开窗子,让新鲜的阳光进来,屋内的花朵才能焕发生机与活力。况且,西方现代哲学的思想也并非都是谬误,其中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这样做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念,而是旨在避免绝对化,能够对其他流派、思潮采取更为宽容、开放的姿态。这不仅仅是必要性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可能性的维度。“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是各种对抗和冲突激化的世纪,那么由于冷战的结束和人类面临的各种共同挑战,21世纪将会是和平竞争和对话协商为基调的世纪。对抗和冲突不会很快消失,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加剧,但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靠对话和协商。在此背景下,哲学领域以往那种势不两立的对抗也必将有所缓解,协商式的争论会让人们更多的接受。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已开始出现这种倾向。有一些哲学家不仅在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的对立,也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找其共同点。”^[9]有了这样好的契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更应解除束缚,在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平等对话中展现其特有的优越性与先进性。

(四) 依实活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与现实社会的热点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借此来充分发挥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内在维度,同时也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哲学的性质上看,它总是以普遍、抽象的方式来把握具体特殊、表现思想的,似乎与现实没有什么关联,实则相反,纵观整个哲学史,没有一位哲学家的哲学是完全抛弃现实的,时代问题始终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只不过他们采取了比较隐晦的方式将火热的激情与深邃的思想包裹了起来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更是倍加关注,因为它就是在不断回应时代的过程中产生、发展和壮大的。“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理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就是要使之保持开放性、批判性,既要历史开放和批判,也要对现实开放批判,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开放和批判的交融中,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仅仅是对旧哲学传统的继承和批判,而且也包含着对其所处时代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这种哲学精神也是我们应该继承的。”^[9]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问题、制度

伦理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无中心价值的价值多元、无序状态问题，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应对现代社会、为现代化提供支持的问题，也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等都应关注；从国际方面看，经济的全球化问题，以及由此提出的全球伦理或普适伦理问题；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秉持的原则的伦理前提问题、人权问题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关注的，也是我们哲学教学所不可回避的问题。”^[9]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抛弃“原理加例子”式的僵化的教材体系，真正将现实生活引入到哲学之中，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更能体现其开放性、批判性和超越性，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彻底摆脱目前的尴尬境况。这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方向。

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来看，时代特征较从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上面提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全球化以普遍消除资本的区域性为特征，正是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取代‘地域空间’，换句话说，地域正被网络取代，而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地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内，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联系在一起。”^[10]全球化正在由经济深入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在这里，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了科技革命和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当代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所带来的巨大成果。然而如果我们向纵深处挖掘，会看到其中所蕴含的重要的哲学课题：“一是知识增长、科学发展与技术革命中的哲学问题；二是人的自由解放运动所提出的哲学问题；三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前两个问题反映了当前举世瞩目的科技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两大潮流，在深层上，乃是社会进步同一过程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反映着人类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既改造外部世界，又改造和发展自身。而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突出，则反映着人类在自觉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对自身的对象性活动及其方式的自觉地反思。”^[11]忽视了对这些哲学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势必会影响社会的长远、稳定、全面的发展。而这样的任务就需要也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来完成。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才深化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及形式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才切实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的精华”。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四个方面的结合之间绝非是孤立的，而是具有鲜明的整体性。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必然与代表马克思某一阶段思想内涵的著作相

关联，也必然会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热点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总是在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在对现实社会凸现出的各种问题的深刻剖析中诞生的，这些经典著作的真理性、时代性绝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黯淡，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体系不仅要在形式上形成树状的知识结构，还要在内容上形成史、论、著、比、实交相辉映的全新格局。

综上所述，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形成由来已久，欲彻底根治其弊症也绝非一日之功。但只要我们不断提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立足于长远的教育理念，站在民族进步、国家兴旺发达的高度，以竭力造就创新人才的哲学精神为目标不断加快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针对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坚决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理念、教材体系的改革，就一定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现质的飞跃，培养出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人才。^[6]

[参考文献]

- [1] 孙正聿. 关于哲学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J]. 哲学研究, 2000(6): 65-66.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6-57.
- [3] 李德顺. 关于哲学上的两个估计[J]. 新华文摘, 2000(2): 30-31.
- [4] 孙伯鍈, 张一兵, 胡大平, 张溟久. 体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J]. 新华文摘, 2000(5): 26-27.
- [5] 郭新和. 哲学教学改革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J]. 哲学动态, 2003(5): 7.
- [6] 苏平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课程改革刍议[J]. 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9): 23, 40.
- [7] 杜桂娥, 朱志君. 构建三位一体的哲学教学新体系[J]. 教育科学, 2004(1): 21.
- [8] 彭富春. 关于哲学教学改革的探索[J]. 哲学动态, 2003(5): 6.
- [9] 宋清华.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困境及其改革[J]. 东北师大学报, 2004(2): 57-59.
- [10] 王列, 杨雪冬. 全球化与世界[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6.
- [11] 李利, 吴冰. 哲学研究的转向与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J]. 甘肃社会科学, 2001(3): 95.

(责任编辑: 林聪榕)